

大江風雷

艾 煊



大 江 风 雷

上

艾 煊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三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写的是：抗日战争初期，一支新四军部队挺进淮南敌后，于东进途中，在洛河地区留下四个同志开辟工作。他们团结了农民及其自卫武装红枪会，广泛开展各阶层统一战线活动。在和各派政治力量、各种武装部队既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。

小说描写了频繁的“扫荡”、磨擦、暴动、叛变、和平谈判、家庭冲突、社会变革等等艰险、曲折、复杂的斗争，生动地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。全书文笔细腻，气势磅礴，色彩鲜明，生活气息浓厚。

大江风雷（共两册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621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8 插页 4

196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33年9月湖北第2次印刷

印数 48,001—124,000

书号 10019·1806

定价 2.50 元

第一部

整个冬天，王守仁都悶在屋里，沒有上陈家市的茶館坐过，也不會到邻村亲眷家去串过門。

田里活早就淨了，元麦、小麦、紅花草、油菜种撒下土之后，再沒有什么活好做了，他就悶声不响地在家前屋后摸摸这个、捏捏那个。外头寻不到什么活做了，就搬张长凳坐在客堂門口头，一个劲地搓草绳。一捆又一捆，垛起来，簡直跟天井里的干粪堆一样高。也說不清爽搓这么多草绳要派啥用場，可是这么老长的冬天，还好清坐着光烘火？总归要寻点什么事情做做。王守仁那双老蒼龙根一样粗糙結实的手背上，結滿了曲蟾一样的青筋，这是一双手指不动、手心就要发痒的閑不得的手。

王守仁低头搓草绳。才五十出头的人，額头上、眼梢上已爬滿了世事艰辛的横皺紋。光和尙头上的短头发楂子，已是根根白絲了，就跟牙刷毛一样，又短、又白、又硬。

他总归是悶声不响。这一家老少，差不多个个都是那种嘴唇厚、舌头短、不大好多嘴多舌的人。就連不到周岁的小孙子，似乎也比邻家的孩子乖，不大哭鬧。

这时，村外什么地方响起了四眼枪悶沉沉的枪声，夹杂在一起的，还有鋼枪清脆的响声。枪声有时单响，有时又連成一串。王守仁沒去留心这些。两年来，这些枪声已經听慣了，横豎不是做喜事，就是做丧事；或者什么事情也沒有，只是財主围子的少

爷和别动队的司令們，吃饱了飯閑得发慌寻开心的。

村外的枪声，王守仁不理，不怕；他怕就怕有人撞他的大門，乒哩乓啷拍响他的門环。

王守仁看見門間过道口有亮——大門敞开着，这犯了他的忌了，他慌忙跑过去。

有两个人立在敞开的大門口，都背朝里，脸朝外。一个是他的儿子根福，一个是貼壁邻居郑为法老头。两人都把手籠在袖子里，活像戏台上两个跑龙套的，沒精打彩立在那里。但过了一会，郑为法老头便直是摇头，不滿地噴响着鼻子。他那一一直挂到了上眼皮上、又白又軟的长眉毛，也跟着抖动起来。

門外，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上，除了几小片稀稀朗朗的麦苗之外，那都是一大片一大片沒有冬耕过的抛荒田，稻茬子一簇簇，大地被弄得像獼皮狗一样难看。

田地，似乎被爱它的人們遺忘了：往常，頂到这寒冬腊近的日子，稻田起碼也該耕过两趟，块块田里都会灌滿冬溫水。現在看来，人們割过稻子以后，就把田地撂到一边不去管它了。

一九三九年的初冬，在长江下游洛河两岸的土地上，不曾落过雪，但出奇的僵冷。时常从千里外刮来黄、淮流域干燥的黄风。风里还夹带磨牙、迷眼的細砂。这一股股干燥、僵冷的气流，把洛河两岸溫暖、潮潤的空气赶得无影无踪。灰砂和冷风里，夹着房子、衣服被烧的焦糊臭味，夹着腐尸的臭味。

太阳沒有一点力气，老是愁眉苦脸的，呆立在半云半雾的地方。

洛河两岸到处都是灰色的——灰色的冬天。

田地，灰黑的；隔年的草屋頂，土灰色的；天空，灰白的；秃树和衰草，灰黃的；就連太阳，也是灰色的——它的周围，蒙上了一

层灰色的光晕。

郑为法老头立在王守仁的大門口，又好奇又厌烦地对門外望着。有一支古里古怪的队伍，正从村前大路上走过。郑为法眯起眼全神专注，就跟他在打猎时屏气凝神地搜寻野兽一样。

一个高大的士兵，扛着軍旗走在队伍的最前边。軍旗沒有展开，它被一个灰黄色邋里邋遢的油布旗套子包裹住了。旗套上有一行正楷字：

“国民革命軍第五战区第七別动纵队司令部”。

跟在軍旗后边的是一个小小的軍乐队，只有四面小鼓和四支紫銅軍号。乐队吹打的进行曲，虽然顛来倒去老是那一个单調的“打打滴”，但倒引起了欢喜起哄赶熱鬧的孩子們极大的兴趣。一个男孩赤着脚从菜园短籬笆上跳过去，向大路上飞跑。別的一些孩子，也抛掉手里的瓦片，欢乐地喊叫着，从不同的角落头朝大路上汇攏。

吸引郑为法注意的是乐队后边的那頂轎子，那是一頂有宮殿式轎頂和四面鑲了玻璃的佛轎。里边抬的是一尊金佛——释迦牟尼的立像。

跟在佛轎后边的，是一頂四面包了棉軟帘的密不通风的轎子，轎里坐的是纵队司令季寿昌，外号叫“活菩薩”。他是个虛肿的胖子，順着轎子抬动的节奏，一顛一簸地打瞌睡。

离王守仁所住的小孙庄西边一里路，是陈海龙的围子，此刻，围門口的水濠上已落下了吊桥，排了欢迎队伍。一挂长爆竹，从碉堡的三层楼頂上一直拖到地下，噼噼啪啪不住声地炸响。

“好排場，”根福偏过头来，热情地贊美說，“二伯，真威风，你看。”

“你也眼馋，小根福？”郑为法摇摇头微笑說，“你也去寻季司令討个委吧。季司令要是看中你收捐要稅的本領高强，說你有做司令的才具，就委你当第一路总司令。”

“我沒这个福气。”根福憨厚地說。

“我的小老子，你們啥場合不好講話呀。”王守仁跑进門間过道口，重提輕落地跺着脚，压低嗓音催促說，“进来，快进来。”

王守仁关上門，落了門，頂上了丁字形的抵門杠子。拉拉郑为法的手胳膊，抱怨說：

“二哥，欢喜看熱鬧，不好从窗縫門縫里朝外望望么？”

抱怨过郑为法，他又偏过臉来，严厉地責备儿子：

“要是嫌悶的慌，你就替我把镰刀磨磨好，割草去。”

郑为法還沒走上客堂的台阶，先就听到了桌子上摆碗筷的声音。他車轉身往回走。

“就在这里吃吧。”王守仁伸开双手，拦住了他的貼心老友。

“不咯，不咯，”郑为法有点慌乱地說。他实在不好意思老是在王守仁的飯桌前坐下。

“哎呀，省点事吧，一个孤寡老头子，还回去烧？你看，天都傍中了。”王守仁轉过头，对立在身后的儿子說，“去打四两来。”

郑为法不願像有些人受人恩惠时所做的那种假意推托，当他看到无可推托时，也就安心地、順从地走进了客堂。

“等一等。”郑为法想起了什么，輕輕推开王守仁递給他的水烟袋，就向門外走。

“做啥？”

“等等。”

郑为法回到隔壁自己的家里。这是一間半矮小的草棚棚。左边貼墙摆了一张瘸腿的竹笆床，有一条腿是拿磚头垫起来的，

当中摆的是一口没有烟囱的烟火缸灶，右边坍了一半的山墙，用破芦扉遮着。这房子原来的主人是郑为法嫡亲哥哥，五年之前就泥门逃荒走了，一直没有信息。郑为法本是这个孙庄的祖居人氏，但现在村子上却一无亲二无眷。前年，郑为法因为年纪大了，做活不太行了，老板辞退了他。叶落归根，他就住到了逃荒哥哥攒下来的这一间倒廊坍壁的空屋框里，租种了一亩水田。这种孤寡生活，就像洛河一带民歌上所叹息的那样：

寡汉条子好伤心，出门一把锁，进门一盏灯，
灯望我来我望灯，灯前灯后一个人。

一个打了四十四年长工的老人，晚年归家的时候，一生的积蓄，只带回了一副白木寿板、一身藏青色的土布寿衣，和老板韩广金临辞退时送给他的一支老得掉了牙的旧式土猎枪。这支土猎枪，郑为法已随身用了头十年。冬寒天，田地里没有活做，他便用这支枪替财主东家打猎。他的东家韩广金，是河东头一号财主，一个八面玲珑的大胖子。郑为法先先后后帮他做过二十一年长工。临辞退时，郑为法没有提出别的要求，只要求把那支半旧口径的土猎枪送给他。这支枪现在就挂在郑为法的床头，成了他整个冬季野外生活的好伴。

郑为法打开破旧的竹碗橱，端出一碗暗红色的兔子肉，凑在鼻子上闻一闻。又用手指头拨了一下，拨不动，冻得铁硬的。

看到郑为法端了一碗兔肉回来了，王守仁便笑道：

“我当你去做什么事来的哩。你又来献你的宝了。”

“再烧烧吧？”

“不要了，就凉的下酒好。根福，酒烫好了吧？”

儿子去灶屋里提来了一把瓦酒壶，在每人面前的酒盅里斟

滿了酒。

郑为法的头一口酒，就像斯文人喝酒那样，輕輕地抿了一小口。

王守仁輕輕地摇摇头，說：“今年野物真难打，啊。”完全是同情郑为法的語調。

“是呀，”郑为法仰起脸，爽爽气气地一口就喝完了一盅。“荒年乱世，人沒好日子过，鳥兽倒享太平了。”

王守仁走到門背后，把那一捆結結实实捶过、捋得齐齐整整的稻草筋拿过来，綁在条凳上，把绳头压在屁股下边。喝两口酒，搓一会绳。也不响，好像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。

郑为法是个爱动、欢喜赶熱鬧的老头。他不耐寂寞，总归要寻話讲。

“搓这么多，派啥用場呀？”郑为法說，“你看你打那么多草鞋，就跟腌鰲魚一样，一串一串挂在墙上，唐僧上西天取經也穿不完呀。这么多，多到跟我們洛河东西两岸大大小小的司令，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这句话把根福讲笑了。

王守仁不欢喜儿子这一笑。他瞅了根福一眼，緩緩地教訓說：“要做个安分守己的平头百姓。”

說过这话，王守仁又轉望着郑为法，輕輕地叹出了一口酒气，說，“这个虾荒蟹乱的年头……”

郑为法低声說：“要是有人敢出头来，領着百姓擋擋风、避避雨，那就好了。”

“只要出了真龙天子，天下就太平了。鬼子是鬼，总归占不长的。”王守仁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酒。轉过身，抽了两根稻草，接在绳头上，一边搓，一边緩緩地哀愁地說：

“从前清到民国，反反复复，哪一年停过？”

“是呀，”郑为法接上說，“这世道，不曉得是坏在袁大头的手上，还是坏在蒋光头的手上。”

“国家大事，平民百姓管不了，只要能盼到那一天，把鬼子打退就好了。”

“一个样子，”郑为法忿忿地噴出烟气和酒气，“外国鬼子黑透良心，中国鬼子也良心黑透。”

“二哥，你又要发酒瘋了。”王守仁輕声警告他。

“离不了你的譜，”郑为法笑道，“讲讲，心里头快活些。”

二

两个老人又沉闷地喝着，断断续续地談着。后来，又回忆起青年时代古老的太平日子，說是那时的銅錢比現在的紙票子值錢，說是油条比現在的油条粗大，說是人心比現在的好，說是土匪比現在的少。老人們留恋过去古銅色的梦境記憶。这种談話是沒法断头，也寻不出結論来的，但他們都感到这回忆給了他們甜蜜的安慰。至于这今昔对比的可靠性，那都是无足輕重的了。在这种閉起眼睛享受甜蜜回忆的談話中，甚至連沒有那种生活經驗的根福，也相信眼前的生活确实不如那个古老的过去。其实，青年时代的郑为法和青年时代的王守仁，那时所过的日子，并不比現在更好；只是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是牛，筋强力壮，脊梁骨压不断，肩胛上頂得起沉重的生活担子。

媳妇走进来提醒說，他們吃酒已經吃了一个多时辰了，問要不要馬上把米粥端上桌。沒有酒的时候，郑为法能吃好几大碗粥，有了酒，他就干脆不吃飯了。

王守仁刚吩咐开飯，这时外边有了敲門的声音。王守仁机灵地側着耳朵靜听。他这人最怕的就是从外边闖进屋来的什么东西。不相識人家的一只猫子钻进来，他也要把它赶出去，他怕会凭空惹出什么是非来。

根福立起来，瞅着父亲，意思是問：“是开門，还是不开門？是我去开門，还是你去开門？”这个早就圓过房的长子，还是被父亲管得像个小孩头一样，什么事都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。其实，对这个大儿子，王守仁既沒有罵过他，更不曾打过他。王守仁对他所采取的办法，就是什么事都不让他这个青年人自己做主。他怕儿子闖禍。因此，凡事都得經過老头子的同意，儿子才能去做。根福也习惯了按照父亲的意思去办事。有时父亲不在家，外边又有什么人来办交涉的时候，常把他弄得沒啥办法好想。

王守仁沒有理睬儿子問訊的眼光。他立起来，徑直穿过天井，走进門間过道口。他把一只眼貼在門縫上，向外张望。但門縫被外边来人的身子遮严了，什么也看不見。他立在門后輕声地問：“是誰？”

“我啊。”回答的是个沉着的中年人的声气。

“‘我’是哪个啊？”王守仁追問。

“你听不出？”

听出了是表弟李学荣的声音，王守仁欢喜地把門門撥开了。門外刮进来一股干燥的冷风。

进来的是个四十岁上下、左边有一只疤眼、身体强壮的中年人。

王守仁笑着說：“外边很冷吧，快进来喝两盅。”

木匠李学荣走上客堂台阶，热情地說：“哦，郑二哥也在，我

猜到了，准定又是打到什么稀奇野物了。”

“你在忙些什么？該有半年沒到我們村上来了吧？”郑为法笑着說，“手艺怎么样，忙吧？”

“这个虾荒蟹乱的年头，还有什么人肯添家具？”木匠坐到桌边笑道，“姑娘家出閣，也省事得不像話了，辮子一把攥起来，盘到脑后去，就算是大人了。不說紅漆的衣箱、立柜吧，就連脚盆、馬桶也省掉了。”

李学荣本来在陈家市开了一爿小木匠鋪子，一个人帶个徒弟，生活还可以将就过去。鬼子来了之后，李学荣沒有直接受害，但生意清淡了，只好把小作坊关了。吃光了老本，又走投无路，只好跑到孔桥去投奔皇帝了。

“表叔，喝吧。”根福替李学荣斟滿了一盅酒。

李学荣抿了一口酒，尖起嘴巴，指着摆在桌上的黄帖子問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要真是真龙天子就好了。”王守仁又重复了他的怀疑和希望。

“怎么不是真龙天子呢？这个碑，刘伯溫在八百年前就写好了。”李学荣十分肯定地說。

他說的是小皇帝登基的事，这事发生在孔桥鎮。鎮上有个做过郎中和风水先生的人，名叫刘承恩，是个四十多岁、留了齐胸长鬚子、相貌魁伟的人。他在五年前离开孔桥鎮，今年重阳节后忽然带回来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，說是朱洪武的后代。

“什么都有天数，”李学荣說，“古时候天子，都是两耳垂肩，我們幼主也是两耳垂肩。你讲，这不是天数么？不是人的良心不好，小小日本鬼子还敢欺侮中华大国？天下乱到这个样子，沒有皇帝出来打平天下，平民百姓的苦日子还要过到哪一天？人

心望太平，救世真主就登基了，你讲，这不是天数么？

“还有，刘軍师扶乩，弥勒佛下神，批了一句話，叫‘黄衣天仙救大难’，刘軍师就奉了弥勒佛之命，創了一个天仙会，又創了一个黄衣救世軍。黄衣救世軍拿妖捉怪，保主定中华；天仙会劝人行善做好事。刘軍师自己在孔桥鎮就瞧好了几百个病人。現在是天下百姓的劫数到了，入了会就能免难免劫，还能救人。救了人也就是救了自己。大哥，你們看，出了真龙天子，这不是天数么？”

王守仁听得呆了，他被李学荣所說的人神生活相連的神秘性吸引住了。他想說什么，仅是嘴唇动了动，但头脑里还是一团乱麻。李学荣吃了一口酒，又說了：

“还有，为什么眼下普天下人都遭劫呢？世上人的罪过太大了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天地，起坏心思，轉黑念头，糟蹋粮食，乱用銀錢。根福年紀輕，你們二位都是过了五十岁的人，你們想想看，一生一世当中，你們該得罪了多少人，該做过多少錯事，該有多少罪过？現在还不行善，連子子孙孙也躲不过这一劫。”

“你这样一讲，我就明白了，明白了。”王守仁感动得連声說。

李学荣問：“郑二哥，你呢？”

“我还有些不明白，”郑为法犹疑地說，“要說我罪过很大，我又不曾杀过人，又不曾打过官司，不曾奸盜邪淫，也不曾偷搶扒拿，按理讲……”

“罪过在人心里头，”李学荣打断他的話。“人人心里边都住了一个罪人，在你不防的时候就攪掇你做坏事，你本心不想做坏事，还是做了坏事。想想看，你有沒有在背后讲过人的坏話？有沒有当面奉承过人？有沒有答应过人家的事情，事后又忘了去做？有沒有看見人家东西好，自己眼馋？这个普天下的大劫，不

都是这些小罪过聚起来的么？”

“这话，唔，这话……”郑为法也不晓得怎么样才好讲清爽自己的想法。

“郑二哥也明白了。”李学荣肯定地说。他这种肯定的语气，甚至使郑为法自己也不得不相信自己好像确是“明白了”。

“我痴长你几岁，还比你糊涂。”王守仁欢喜地自责。

“我也是听了刘军师讲过道之后才明白的。人人都信道，不作孽，不就天下太平了么？”李学荣用筷子捣了一下桌子，忽然立起来说，“我要走了。”

这突然的动作，这肯定而神秘的语气，使王守仁吃惊了。他楞了一下，立马走到李学荣面前，伸开双手拦阻他，带着恳求的声调说：

“再多讲讲，多讲讲。你不晓得我心里头多闷的慌。”

李学荣晓得，在这种情况下拿点架子，是保持自己尊严最好的办法。李学荣皱着眉头，无奈地说：

“我也实情忙不过。我晓得你二位是诚心入会，本来想帮二位马上办好入会手续，消灾免劫，不过，零头碎脑的事情，也实在烦杂，……”

王守仁不等表弟把话讲完，便岔上问道：

“我真的可以入会么？”

“头一桩要诚心，第二桩还要看各人的缘分。”李学荣想了想，又坐下笑道，“缘分要紧，好，马上就替你二位先办手续也行。”

王守仁欢喜地问道：

“什么样手续？”

李学荣说：“也便当的很。先缴入会费，而后再选个好日子，

烧炷香、叩个头。”

“入会費要多少？”

李学荣揸开了拇指和食指，用手势代替語言。

“八升米？”王守仁問。

“小意思，八斗。”李学荣說，“这也看各人的緣分，郑二哥么，有个八升也就差不多了。至于功德費么，那就随喜了。”

王守仁輕輕推开面前的空酒盅，緩緩地說：

“論起粮食也不为多。莫奈眼下捐捐稅稅太重，秋天欠下东家的租稻，到現時寒冬腊月了，还没全繳清。看好不好少一点。”

李学荣笑道：“我一上来就讲过，这是緣分。刘軍师时常对我們讲：有緣千里来相会，无緣对面不相識。入会費也只是添油上香，靠这点个入会費也不够消灾折难。緣分沒到，强求也无用。”

李学荣心想，王守仁要是心里真正信道，誠心誠意入会，那就是当田卖屋，也会想方設法入会的。看来，王守仁是又想吃湯糰，又怕燙嘴。李学荣觉得还需要用人的命运无常来启发王守仁的信仰。他又叹了一口气，說：

“这年头，虾荒蟹乱的，人的性命都拴在一根头发絲上。敬神神佑，信道得救。靠自己瞎闖，碰运气，总归难得消灾免劫。不讲旁的，喏，昨夜里，陈家市又有一个人，无緣无故地被人暗杀了，真惨，心都挖了。”

王守仁眼皮一跳，跟上問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有人說是外乡走亲眷的，还有人說是替新四軍打前站、探路的。总归是不敬神、不信道，才落得这么惨的下場。”

又冒出来一个什么新四軍，郑为法从来不曾听說過这么一个旗号的軍隊，觉得稀奇，就問了。